

秋水春

浪花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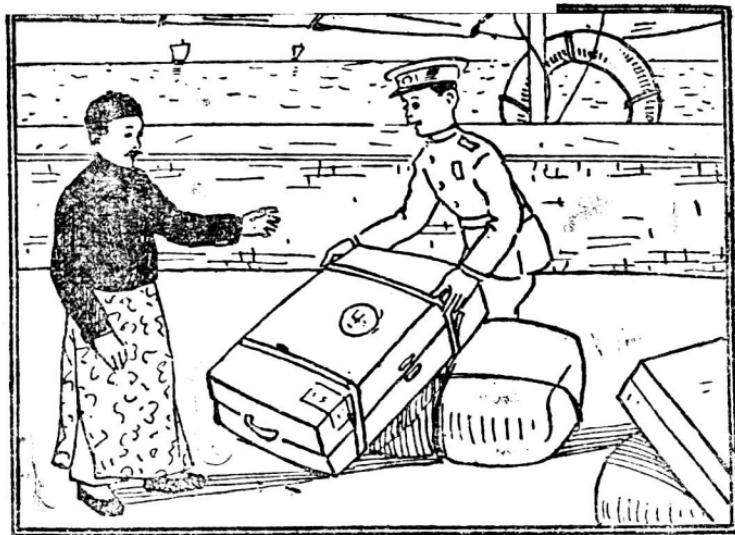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春水
秋水
叢菊淚

第廿一回

遠客歸來洞庭秋水
詩人留戀太湖落霞

余四麻子聽了這話。首先第一個贊成。其次阿兄余龍臣。再次王五結疤黃芍坡柳佳士。也就同意。五位哥哥興高采烈。那五位妹子。豈有不采烈興高。由方方亭替十姊妹揀了個良好日期。乘着舊議員大批人馬到寧。這裏張燈結綵。當做規規矩矩一件。



大事居然用單帖請客。所有桂馨一莊練渠諸旦辰等也就欣然而至。是來的。得客無一個不吃喝嫖搖稱做老斬輪手。你也擺你的架落他也做他個行情頂多的局。票開上一打。次多數半打再削色。不過還要一兩名小女孩子來應酬。應酬白滑滑的洋錢往水裏拋擲那裏是趕赴省會來爲民請命的。其中却有兩位鄉先輩。一係朱家伙的朱大痰。一係高家莊的高品清。這高品清是位好好先生。年過六十。他到議場三年之久。一言不發。人又稱他做無口之匏。見人出席。他也出席。見人起立。他也起立。但是遇到爭論。他早避席而逃。生恐樹葉落下打破他個腦袋。至於朱大痰年紀五十老幾。講起話來。斬釘截鐵。嘶馬莊的朱大獅子。朱小獅子。兄弟倆專販私鹽。兼之打家劫舍。爲東鄉大害。現時綁票的行爲。據說由他倆作俑。經大痰官廝呼籲奔走省垣。乃得派兵將大小獅子緝獲。因他先生熱心公益。所以每逢選舉別

人用錢運動。他先生獨不用錢運動。不過腦筋稍微嫌舊。民國初年辦學。因經費不足。有請在附稅加成者。大痰拒之。又有請加收田畝捐者。大痰亦拒之。最近因男女同校問題。有人提起議案。大痰先生是抵死力爭。衆人不允。掣鎗大痰跑地請求。衆人掩耳而走。大痰情急就地跌滾。始而哀嚎。繼而謾罵。繼而手拿司的克手杖。趨人亂打。揚州一般議員。因着這日是丁家橋客寓。有十位男女在內結拜姊妹。都陸陸續續的到此。叨擾喜酒。瞧牌的瞧牌。帶局的帶局。一打半打三個兩個。正在鬧得錦上添花。不知朱大痰如何得着消息。拉同高品清。一起來趁熱鬧。品清原係好好先生。因着大痰負氣而來。怕鬧出別的岔枝。因勸其勿往。大痰不行。一手拄着司的克。咳咳。哼哼。闖進寓所。爲最兩位元寶秀才。算是大痰後輩。今見大痰。哼咳而來。不由心坎子裏。架起一種石塊。還好還好。後面跟隨着高品清。這要算是文昌化解。

於是余姓弟兄倆拱手相迎。劈口由大痰問聲：「你們今天是在這裏拜十姊妹麼？」龍臣虎臣連說不敢，這是方亭借此請客的大痰冷笑兩聲說：「好來借此請客，現在天都反了，不男不女鬧得不成日月。走到這裏這裏是哥哥姐姐走到那裏那裏是弟弟妹妹難道民國五色旗徽之下竟然是男非女不樂女非男不歡麼難道民國第一個問題便是打破男女的界限？」子逢人找哥哥找弟弟男子逢人找姊姊找妹妹麼國家許多的大事不問民人許多的疾苦不問單這哥哥同妹妹熱鬧熱鬧姐姐同弟弟親熱親熱國會如此參會如此弄得省會亦如此。今日省會的懇親是結拜十姊妹。不男不女廝混在一起省會的提議第一件是開通風氣要求着男女同校。男子生性還不會找姐姐妹妹嗎？女子生性還不會找哥哥弟弟嗎？還要我們提出議案替一般青年男女構造個大規模的婚姻場所諸位想想誰無子。

女誰非父母這種男女同校問題能不能容他成立嗎（腦筋雖舊却能暢所欲言）大家聽到這裏面面相覷轉是方方亭搶着上前說老伯此言可謂句句金石這男女同校遺害無窮小姪當時惜不在場假定在場與聞這件議案一定要幫同老伯和大家舌戰一場的大痰聽到這話不由得除去眼鏡把方方亭面孔觀了一觀說聲好的好的不料你這漂亮人也肯贊成我這霉舊話我要問你你們今日是不是在這裏男男女女結拜姊妹嗎好個方方亭他個講話頗能隨機應變他見大痰的痰火不似從前發旺因又笑嘻嘻講了句實不相瞞大家鬧着嬉皮亦是有的不過沒有先生長者前來糾正未免發生越軌行動今既承蒙先生長者訓誨便是當拜姊妹的也不敢結拜姊妹了這句話一來引得大痰哈哈大笑說不必客氣你們結拜十姊妹是關係個人私德同樣的情感儘管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這些沒魂

的事是不在我書中交代的。至於男女同校這件議案關係於天經地義。民國前途甚大。除非我朱大痰眼閉脚直沒有這口氣。不同他們爭論。如果我有一口悠悠的氣。我抵死是要和他們拚命的。王五結疤也就將頭連點。唧唧噥噥說句贊成大痰只才滿意。只才拉着高品清掣回起走。他倆走後。十個姊妹才端端拜拜。禮禮到到的熱鬧起來。一熱鬧便是一天日間。有日間的熱鬧。夜間有夜間的熱鬧。饒到困覺。哥哥們姐姐們弟弟們妹妹們還熱鬧的不得寧靜。閑言休絮。次日乃是省會開議。諸位議員老爺子一個個精神抖擻。衣冠簇新。彷彿有甚麼經天緯地的才華。絕後空前的言論。要到議場上發表發表。及至簽名畫到。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不是相約在某處打牌。即係相邀在某處吃飯。列席以後。由主席按照議事日程提出案由一件一件的討論。爲最。朱大痰對於男女同校是極端的反對動議者。是極端辯駁。

這時王五結疤却結結疤的說了句死死死不承認方方亭因請將此案保留續後再爲討論接着一件議案便係廢止揚州田種商業學校并推翻校長桂馨。這件議案關係於蘇省極其平常關係於揚州我要認爲絕大絕大說來話長這其中原因複雜却要兜三四個圈子第一個圈子便係那選舉場中頭等掮客毛毛雨因着他是邵伯鄉下的人對於該地選民十個便認識九個而且毛雨的背景係站立個雲中鶴誰不知道雲中鶴是位國大人是二馬居先生的幕僚以及頭等顧問由洪憲帝制及辯帥復辟鬧過那二馬居要算當時當道的頭等人物不須交代所有雲中鶴一點靈光哼哼也要搬出些金錢來點綴點綴其時邵伯鄉有勢力有金錢的莫過桂馨一毛雨對於馨一旦忌且妬只是無可如何心想馨一既做議員何能

又做校長照校長規定。那是不能兼職的。於是一面化出第三者。在省會提個議案彈劾。一面即由雲中鶴以國大人資格。用函分致教育廳及江都縣知事。第二個圈子便係雲中鶴與桂馨一原有芥蒂。記得他倆芥蒂發生最早。第一次諮議局選舉運動。雙方即暗鬥起來。其中還牽涉到南山樵。原來山樵同中鶴有八拜之交。同馨一亦有換帖之雅。此亦異姓弟兄。彼亦異姓弟兄。並沒有個你輕他重。不過一件事總有個是非。總有個得失。他倆因着是非得失。發生芥蒂。山樵調停不開。不能中立。於馨一方面遂發生誤會。甚至今日議案馨一亦疑有山樵慫恿。那就冤了。第三個圈子尤其兜得極大。大凡一件重大的事情發生。必經過許許多多的媒孽。許許多多的醞釀。空中能架樓閣。無影會造西廂。例如部視學來查察商業學校。對於姜子牙認爲不滿。此事與山樵無關。無何子牙去職。即編排山樵從中作祟。刀菰樓辦

理師範簡科。經過部省道視學歷次攷查。無有一次給伊個良好批評。不說伊辦法不對。即說伊教管不對。不講伊好賭成癖。即講伊官僚氣重。膜視校務。例如學生曹孟德硯打教師朱石濤。這事是侯子菁親眼瞧見的。偏生袁樓疑惑山樵暗中指使。致將伊校長剝奪。這又未免冤枉。還有一事。那個縣三科侈大瓜。種種貪婪。種種不法。種種營私作弊。他到年終嫖賭弄出湯案。虧他想入非非。在筆店裏定做五十枝筆。每枝定價一元或八角。限定視學學委公私各校校長替他分銷。這種卑污齷齪。可醜萬狀。經縣教育會羅列罪狀。電省逐走。亦由山樵指使。姑無論山樵並未指使。即使其實行指使。難道教育界有此敗類。還不派早早滾開嗎。第四個圈子。便是桂馨一的家庭。亦發生事故。原來馨一有位阿弟。名叫馨九。其人不務正業。居鄉無惡不作。闖出禍來。總拿馨一做個護符。馨一氣馨九不過。特用老娘的名義。將其劣

弟送縣。請他嘗嘗鐵窗風味。那劣弟的親友不服。也許到省會運動。務在推翻馨。一要曉得馨一的勢力。非常雄厚。俗語講得是穿褲子的護着黑漢。這件議案。提出由馨。眼睛望人。眨眨眉毛。望人。縐縐冷臉。望人。笑笑。登時大家會意。此案不得通過。不過神仙。圖法各有各的心機。那毛毛雨的彈劾。議案純係用的第三者化名。所以無何等效力。至於雲中鶴的分函。致廳致縣。那是未可小覷的。單講江蘇新放的教廳胡允九。原係東洋留學。曾充過諮詢局議員。與中鶴算有情感的。彼見中鶴來函。說明桂馨一在家鄉事事壘斷。聲名惡劣。一面以議員資格干涉行政。一面又以校長名義侵蝕學款。揚州商業學校。向來稱做四不像的學校。先生不像先生。學生不像學生。校長不像校長。以致學校不像學校。妻子牙造擊於前。桂馨一流毒於後。爲今之計。是非學校停辦。校長取銷不可。允九閱信。趕着派個省看學須菩提來揚

查學。這須菩提熟於佛經。對於大小乘的禪學。很是研求有素。一到揚州。且緩查察。且回縣視學南山樵扳談。問問這裏有甚麼高僧羽士。山樵因推薦個沈少陽出來。提起這沈少陽的的確確是萬福來先生弟子。提起這萬福來的的確確是陳抱一先生弟子。據講陳抱一是元代人物。這人活在世上。已六百歲與萬福來結有不解之緣。萬福來三世爲官。皆得抱一仙人化度。諸君不信。那焦山上一座陳公祠。便係萬先生出貲替他蓋造的。那陳公抱一畫像。便係福來親眼所見的真像。但常人肉眼不會瞧見。仙家福來慧眼。雙修實能與仙家接近。沈少陽做了仙家弟子。滿臉總是仙氣。渾身總是仙骨。一嘴的阿彌陀佛教苦天尊。卽佛卽仙。卽仙卽佛。把個南山樵要得將疑。將信。今因須菩提物色仙佛。一派樂得將仙徒推薦。這一推薦。非同小可。第一天先同少陽去見伊師。萬福來福來同須菩提打了些手勢。猜了些瘡謎。

把個南山樵彷彿睡悶在鼓心一般。這不算數。適值天寧寺隱真又請個閑大法師開講妙法蓮花經。須菩提因勸山樵就此皈依。并贈山樵一串菩提珠子。山樵也就高高興興。隨着須菩提到寺聽經。只見閑大法師當中趺坐。頭戴毗盧大帽。身披水紅袈裟。許多幡幢莊嚴。一衆比邱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前來聽講。人各一經。僅僅妙法蓮花西個大字演講半天。尙不會分個段落。山樵以問菩提。菩提叫他耐心聽講。久久自明。隔了一日。須菩提又招集全城校長教員。在圖書館講話。他這講話所談的。皆係四大皆空。五蘊。非有一般聽衆。有的是金剛努目。有的是菩薩低眉。其低眉的。我相信不生不滅。已爲須菩提所軟化。其努目的。大概反對須菩提以爲今日之事。一個省視學。是前來視察的。不是來講經說法的。而况雲中鶴。致廳。致縣的公函。已爲外間所訪悉。彼來不解决正經。反而枝枝節節。講些波若波羅密三

貌三菩提。這豈不是一個教育魔障。天大笑話嗎。在這講話終結。却來了個書中要人。你道甚麼要人。便是縣署第三科長邵子峯先生。提到這位子峯先生補充科長。却也有段小小歷史。原講姓邵的係前縣知事熊有光舊雨。彼時以侈大瓜挾着有勢力的人行。所以科長一席不能位置子峯。有屈他做個助理。子峯自署楹聯。稱爲「愛莫能助。置之不理。」具見一肚牢騷。無可發洩。每月祇領到月俸三十洋錢。與那馬面貓同一落寢。後來馬面貓去吹拍馬面虎。居然得他金錢勢力。在鹽城本籍充當做省議員。後書自有交代。(畧伏一筆)至於邵子峯也是得着馬面虎的借徑。函薦到十七師黃汝芹師長那裏去當參謀。呀呀呀。這軍營參謀。那是闇不可言的。論其月俸不過每月三百洋錢。但得軍事順利。開到保舉。馬上飛黃騰達。是不可限量的。我要動問一句。此次戰爭。同誰戰爭。那戰爭結果。又誰勝誰敗。唉唉唉。這件

事體就難談極了。諸君要知道猿猴當國。不過僞定一時。總計僞定時期不過兩三個年頭。一經洪憲稱制。雲南起義。大局遂定而不定。南有南系。北有北系。結果北系之中又發生出直系。皖系。南系之中又畫分出桂系。粵系。今日倒戈。明日携手。看似同系。骨裏又冰炭不投。這種時局。比之周末戰國。東晉。五胡。唐以後。宋以前的五代。甚麼叫做戰爭。便是。一鬨之市。同室操戈。甚麼叫做勝敗。不過你見了我。放起一排槍。一起機關槍。掃射一陣。我見了你。亦復如是。還有甚麼迫擊砲。過山砲。不過會打仗的。留着子彈緩發。不會打仗的。虛頭大似天。敵人距離老遠。早兵兵辟朴。放得烟霧交加。及至敵軍壓陣。不好不好。砲彈已完。槍子已了。那裏還立脚得住。這次黃汝芹南征。前綫已越過衡山。我們邵子峯先生日夜破站而行。已由漢口趕赴岳州。由岳州趕到長沙。甫經進得大本營。與黃汝芹師長謀得一面。汝芹說了句。前綫

事緊張。兄弟要去指揮指揮。此間應行公事。一切費心說罷。即匆匆而去。汝
芹去後。子峯第一件交涉。即同會計處預付三百個袁世凱。（其來目的在
此。老到萬分。）會計先生無可推諉。一面交出洋錢。一面即將參謀先生送
入辦公室。那知子峯設榻方定。即見有下級軍官交頭接耳。你也歎氣。他也
咳聲。子峯瞧這情形不對。因招呼個護兵過來。問問護兵。初不肯說。子峯拿
出那花子頑蛇手段。一氣圈圈套套。居然護兵嘴裏露出消息。說是前綫退
了。子峯忙說。前綫既退。師長趕去怎的。護兵將手一搖。瞧着左右。沒人低低
講句。你知道師長是向南行。是向北退呢。子峯聽到這句。不由得一聲哎呀。
心頭上小鹿撞個不停。因想我既數千里迢迢趕來。一事未做。已領取一月
俸金。欲走呢。於面場實講。不過去欲留呢。我個性命。不止三百洋錢不能貪。
了這點就賣給與他。我今夜拚着不睡。且招呼一兩個護兵。站在這裏。主張。

已定夜飯是吃他不下二更以後到處唧唧喳喳三更以後各營燈火未息四更未敲簡直由遠而近一片雀亂鴉飛有拔隊聲有嘶馬聲有轎重搬運聲好在子峯行李未放衣服未脫派着兩個護兵出外探聽回來也不講甚的只請邵參謀快走……子峯胆子原小聽着這句嚇得屁滾尿流本來不會騎馬當下也找不到馬騎舉目無親兩個護兵又不受調度一面又要照顧行李箱籠物事一面又要急急逃生還虧有個兵士送他一程出得城門滿眼擠擠碰碰的都是老八沒有夾雜個老七老九在內一至湘河靠岸扣了幾隻小輪通共被軍隊占住邵子峯雖係是個參謀然而到了長沙一人未識一事未辦誰個下級軍官肯來接待他招呼他他也馬馬虎虎揀了一隻拖船瞧一瞧人數不多趕的跳入官艙將隨帶的物事聚攏在一起一會工夫續到的兵士也就轟滿一艙有的掮着米口袋有的掮着半邊豬肉還